

2.11 今我欲起來（詩篇 12）

- ◆ 詩篇第 12 篇是一篇特別適合在詩篇第 11 篇所描述的情境下誦讀的禱告——也就是當「地基崩去」的時候（詩 11:3）。
- ◆ 這篇詩篇重點在於「嘴唇」，也就是「言語」。
- ◆ 這首詩篇從惡人充滿暴力的言語開始，接著以上帝充滿力量的言語作為回應與反擊，最後以上帝話語的絕對可靠性作結。
- ◆ 這首詩篇被視為一種代禱與應許的禮儀，無法確定是一群人或者一人因需要而來到聖殿所舉行的禮儀，還是處於危機中所壓迫的群體所舉行的。
- ◆ 「上主啊，求你拯救。虔誠的人無去啦；世間忠信的人絕滅啦。」（12:1）
 - 原文中，「求你拯救」是放在第一個字，這是不常見的，詩人以爲他人代求的名義禱告。
 - 「敬虔的人」是屬於上帝的人（詩 4:3），但他們卻「無去啦」。
 - 「忠信的人」是可信靠的人，也「絕滅啦」。
 - 敬虔或者忠信的人是在品格以及行為上見證自己是與上帝立約的人。
 - 這些人本是保護寡婦、孤兒與弱勢群體的人，因為找不到他們，詩人求告上帝的拯救就是找不到這樣的人
- ◆ 「人人對厝邊講白賊；佢講扶挺的話，嘴講一款，心想一款。」（12:2）
 - 前面所說那兩種人消失，取而代之的，是那些用言語進行暴力的惡人。
 - 「講白賊」盡說那些「虛空、無價值或虛妄」的話，與「不可作『假』見證」（申 5:20）是同一個字。
 - 「佢講扶挺的話」原文是「油滑的嘴唇」可以說是「油腔滑調」。
 - 「嘴講一款，心想一款。」原文是「有一顆心和（另）一顆心，與上帝旨意相同的是「一心」（耶 32:39；結 32:39），而這裡剛好相反，代表人的意志與上帝旨意不合一。
- ◆ 「求上主封密扶挺的嘴唇，割斷講大話的舌。」（12:3）
 - 他們嘴唇犯罪，因此，在詩人的祈求中，盼望上帝懲罰他們嘴巴。
- ◆ 「佢講：『阮欲靠嘴舌較贏；嘴唇是阮的，啥人會當給阮控制？』」（12:4）
 - 詩人強調這些惡人應該受懲罰是因他們所說的話太過於狂妄。

- 他們自誇「阮欲靠嘴舌較贏，原文是「我們的嘴唇與我們同在」，與「上帝與我們同在」，可見他們的狂妄。
- 他們認為嘴唇是他們自己的，有絕對的自主性，沒有人或上帝可以控制他們，這種自主性是邪惡的本質。
- ◆ 「上主講：『為著困苦人的枉屈，及散赤人的吐氣，今我欲起來，給個安置佇個切切欣慕安全的所在。』」（12:5）
 - 當惡人認為是上帝或人不會有任何回應時，上帝便回應了。
 - 「今我欲起來」有別於其他詩篇通常是「上帝，求你起來」這裡不是懇求，而是上帝直接應許「今我欲起來」。
 - 「今」表明了上帝的幫助即刻臨到，更表示上帝的幫助對受苦者有如及時的雨。
 - 上帝的應許是直接回應受苦者的需要，祂是「為著困苦人的枉屈，及散赤人的吐氣」，這呼應了出埃及記中，上帝聽見百姓哀求而施行拯救的行動。
 - 「給個安置佇個切切欣慕安全的所在」在原文中，可以翻譯為「我要為他們設立一位見證人，使他們得著保障。」意味著上帝不只擺放他們在安全的地方，而是設立一個見證人，司法或契約交易中保護他們的權利不受侵害。
- ◆ 「上主的話純全，親像銀佇土造的火爐煉七遍。」（12:6）
 - 對比與惡人的「嘴唇」，上帝的話「純全」，就如銀子被煉淨七次一樣，完美且無可超越的純潔與可靠。
 - 那些壓迫者嘴唇所說出來的話，是空洞、傲慢且暴力，與上帝的話對比就是渣滓。
- ◆ 「無路用的人互世間人看重；歹人逐所在威風聳勢。上主啊，求你保護阮，庇祐阮永遠脫離此世代的人。」（12:7-8）
 - 最後，詩篇以充滿信心的宣告，確信上帝的拯救，而且保護他們「永遠」脫離「此世代的人」，也就是脫離那些壓迫他們的人。
 - 「無路用的人」原文就是「歹人」，他們「互世間人看重」，原文是「到處遊走」，整個社會仍然推崇這些人，讓「歹人逐所在威風聳勢」。
 - 因此，上帝的應許會幫助那些受到壓迫的人，但必須承認一個事實，那些惡人並沒有完全離開。
 - 信靠上帝的話語雖能在當下帶來確據，但我們仍需在惡人看似得勝的世界中，等候上帝最終、完全的拯救。
- ◆ 省思
 - 世俗的社會教導我們自己是命運的主人，除了自己之外不須向任何人負責。

- 身為上帝的子民，我們宣告，並非憑藉著自私、罪惡的言語而活，而是憑藉著上帝話語而活。
- 人們的本性總是在充滿「拒絕現實」的誘惑中，最大的拒絕便是否認上帝的主權。
- 當我們高舉自己是命運的主人時，我們就無法避免去剝削、欺壓別人來滿足私慾。
- 我們本身是「寄居的外邦人」，在這個崇尚自我實現的文化中，成為一個獨特的群體。
- 「因此，教會所面臨的課題在於身份認同，在於理解並闡明教會的本質，在於宣示其獨特性。」(Charles B. Cousar)
- 我們並非憑藉自私、罪惡的言語而活，而是憑藉上帝話語而活。我們的安全感源於上帝的作為，而非我們自身。
- 面對這個世界的欺騙與壓迫，唯一的解藥就是上帝手中的真理。
- 祂應許「今我欲起來」就足以揭穿所有的謊言與操控，這句話不僅是對壓迫者的審判，更是使受壓迫者從世界與自我欺騙中得自由的救贖保證。

2.12 等候慈愛上帝（詩篇 13）

- ◆ 這首詩篇「個人哀歌」或者祈求幫助的禱告之典範。
- ◆ 詩人將自己的危機看成是信仰靈性上的危機，這關乎於上帝的關係。
- ◆ 這首詩篇可以提供基督徒在各種生活情境中重新運用。
- ◆ 「上主啊，你豈記得我欲倂久？到永遠是無？你面越走毋看我欲倂久？我忍受苦痛，歸日心憂傷著到倂久？我的對敵高升贏過我著到倂久？」（13:1-2）
 - 這裡重複了四次「欲倂久？」表達出詩人的焦躁與絕望，每次都引出一個問題。
 - 「這反映出強度層級的遞增，絕望的緊迫感隨著每次重複而略為升高。」（Robert Alter）
 - 乍聽之下，好像只是上帝遺忘了，但情況不只如此，而是強度越來越增加。
 - 一開始，詩人質問「你豈記得我欲倂久」，這暗示上帝不作為，忽視了詩人。
 - 「你面越走毋看」表達出詩人認為上帝故意撤回對他的保護與拯救。
 - 「我忍受苦痛，歸日心憂傷著到倂久」表達出詩人「將被上帝遺棄的整體處境，轉化為塑出內心的親身經歷」（Robert Alter）也表達出受苦隨著時間推移而日益劇烈。

- 「我的對敵高升贏過我」表達出隨著「仇敵」的加入，危機感再度升溫，詩人不僅僅是被上帝遺棄，更被敵人掌握在敵對勢力的掌控之中。
- 詩人從上帝、個人以及社會中感到被遺棄，這表達出詩人認為任何自我或他人的經驗，也是他對上帝的經驗。
- 雖然，上述的觀念可能會導向上帝是疾病與苦難的源頭，但至少肯定了上帝與世界有著密切的關聯。
- ◆ 「上主—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顧我，應答我，互我的目矚金金，才免我睏到死去，才免我的對敵講「我較贏伊」，才免我的敵人佇我失敗的時歡喜。」（13:3-4）
 - 無論如何，上帝總是以某種方式存在，即使詩人抱怨上帝缺席(13:1)，但在這節一開始呼求「上主—我的上帝啊」。
 - 在這段落，詩人不只是發問，而是具體發出三個命令式的祈求：「看顧」、「應答」以及「互我目矚金金」。
 - 「看顧」是對應上帝的「面越走毋看我」；「應答」是對應第一段的一連串質問。
 - 詩人求上帝「互我目矚金金」，免得他陷入沉睡而陷入死亡危機。
 - 「佇我失敗」相對應的是仇敵勝過了詩人，避免讓詩人「歡喜」就是不讓仇敵得勝，說「我較贏你」，讓詩人失敗。
 - 詩人認為真正苦楚，在於與上帝的分離，也就是他親身經歷了上帝的忿怒。
 - 詩人真正的盼望與信靠，在於確信上帝也握有他禱告的答案，若他確實明白上帝是危機的核心，那麼他認為上帝將從危機中拯救他出來的那一位。
- ◆ 「毋拘我倚靠你的慈愛；我的心因為你的拯救快樂。我欲唱歌稱讚上主，因為伊用豐盛的恩典對待我。」（13:5-6）
 - 最後，詩人將仇敵與危機處境都拋在身後，突然轉向上帝「慈愛」（hesed）的信靠。
 - 整個轉折可能是當下環境改變，或者詩人得著得救的應許，或者有人認為「環境並未改變，而是詩人的心境改變了」。
 - 詩人從哀嘆之中，轉向了信靠上帝的慈愛，並在他的心開始快樂，唱歌讚美上帝，完全是因著他感受到上帝的拯救以及以豐盛恩典對待他。
 - 身為基督徒，我們總會覺得有必要禱告：「上帝啊，還要等到何時？」即便我們同時也宣告他「對我真好」。

◆ 省思

- 詩篇 13 篇，抱怨與讚美並列值得深知，「希望在絕望中絕望，而絕望又同時在希望」（Martin Luther）
- 信仰並不是從痛苦的一端走向讚美的另一端就結束了，而是這兩者往往同時並存。
- 基督徒既是「十字架的人」，也是「復活的人」；受苦與復活的力量是在患難中同時呈現的，這種模糊性與複雜性精確地反映了信仰生活的真實面貌。
- 「我們並非發現苦難之所以能暫時忍受，是因為受苦者終將得著伸張；反而在經文中發現，復活的大能正是在患難的中得以彰顯。」（Charles B. Cousar）
- 詩篇 13 篇教導我們禱告不只是優雅的禱告，更是教導我們當自己與上帝關係成為問題的一部分，我們可以誠實地以控訴、責備的方式向上帝呼求。
- 「何等奇妙，這些詩篇清楚表明，我們生命中恰恰是這些層面，才是禱告的本質。」（Walter Brueggemann）
- 在立約關係中，我們擁有向上帝表達痛苦、憤怒以及被遺棄的自由，缺乏哀歌的信仰會演變成「強迫性地順服」或者「虛假的自我」。
- 對於詩人來說，所有的痛苦本質上都是神學或信仰的問題，當我們感到被世界遺棄或被疾病折磨時，這不只是心理或社會問題，更是關於我們與上帝關係的問題。上帝並非遠離苦難，而是緊密地與受苦者聯繫在一起。
- 這首詩並非只在極端痛苦時才派上用場。只要生命還在延續，這種「欲倂久？」的吶喊與「伊用豐盛的恩典對待我」的讚美就會不斷交織，成為我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。

2.13 如人行善（詩篇 14）

- ◆ 這首詩篇，既非禱告，也不是讚美，而是被歸類為先知教導。
- ◆ 這首詩篇目的是教導信仰群體關於「憊人」的本質，以及拒絕上帝旨意的將面臨的命運。
- ◆ 這首詩篇不是教導人為何以及如何跟隨上帝，反倒是充滿盼望的話語，因為那些拒絕上帝之道的人，最終不會得勝。
- ◆ 「這更像是一份信仰宣言，鼓勵人們相信惡人不會得勝，而非直接試圖鼓勵他們成為有洞見之人。」（Goldingay）
- ◆ 「憊人心內講：『無上帝！』因攏腐敗，做可惡的代誌，無甲一個做好。」（14:1）
- 「憊人」不是指智商不足，而是用道德上的判斷，他們會說「無上帝！」。

- 「無上帝」並非指的是「無神論」，而是行動上表現得上帝不存在，不需要對祂負責。
- 「無甲一個做好」指向的是每位信徒，只要日常生活未能完全順服上帝的旨意。
- 一個心中「無上帝」的事，必然導致優先順序錯亂與行為偏差。
- ◆ 「主對天俯落來看世間人，欲看有明理，有尋求上帝的人抑無。」（14:2）
 - 「戇人」所忽視的就是上帝的主權，「主對天俯落來看世間人」意味著上帝高居在人類之上。
 - 上帝尋找「明理」的人、「尋求上帝」的人，意味著把上帝擺在生命首位，並且信靠祂。
- ◆ 「佢攞行迷路，平平變做污穢；無人做好，連一個都無。」
 - 當「戇人」沒有上帝時，詩人說「無甲一個做好」（14:1），而這裡又提到「無人做好，連一個都無。」意味著不是找不到上帝，而是他們沒有人願意順服上帝。
 - 似乎遍找世上的人找不到任何一個做得好的人，這是相當誇張的手法。
- ◆ 「做歹的人豈攞毋知？佢吞食我的子民親像啲食飯；佢無求叫上主。」（14:4）
 - 做歹的人自己難道真的不知自己所做的嗎？不是，他們不知道的是上帝在天上觀看。
 - 「知道」是思想與行為的合一，但他們可能「知道」卻沒有行出來。
 - 這裡用極為殘忍的描述，將人當飯吃，意味著他們對上帝子民弱肉強食，壓榨他們，卻讓他們過著困苦的日子。
 - 「佢無求叫上主」再次提醒他們心中無上帝。
- ◆ 「做歹的人會大驚惶；因為上帝佇義人的中間。散赤人的計劃，恁互佢失敗，毋拘上主是佢的避難所。」（14:5-6）
 - 儘管那些做歹的人胡作非為，但他們必然對上帝的作為「大驚惶」，上帝必然與那些義人同在，也就是與心中有上帝的人同在。
 - 做歹的人嘲笑窮人的計劃，甚至用計謀讓他們失敗，但是上帝是這些困苦的人的避難所。
- ◆ 「願以色列的拯救對錫安出！願上主導伊受掠的子民倒轉來！彼時，以色列會歡喜，雅各會快樂！」（14:7）
 - 詩人祈求上帝從錫安施行拯救，並「導伊受掠的子民倒轉來」，可以說是如同被擄時期，他們對於回到錫安的渴望。

- 每當這樣的復興發生，百姓必然歡欣快樂。

◆ 省思：

- 從第 1-3 節與第 4-6 節之間顯而易見的矛盾開始，根據第 4-6 節，我們或許可以推論出第 1-3 節中對全人類看似普遍的指控實屬誇張。
- 在當代文化中依然盛行，我們不一定是口頭否認上帝的存在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得好像上帝不存在。
- 如潘霍華（Dietrich Bonhoeffer）所言，上帝不應只是填補我們資源匱乏時的「補丁」，而應是生命的中心。
- 這篇詩篇不只是對不信者的指責，而是對信仰群體內部，任何日常生活不完全順服上帝旨意的人，都有可能陷入「戇人」危險之中。
- 我們必須意識到，未能將上帝與日常生活聯繫起來，往往會導致鄰里的受苦與社會的不公。
- 當世界上還有許多不公義、社會分配不均，以及暴力事件，就必須承認這個世界「無甲一個做好」。
- 雖然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有罪性與無力行善，但 4-6 節卻宣告罪不是最終結局。
- 真正的智慧是承認我們對上帝的依靠，而不是依靠自己，這就上帝所要尋找的「明理」的人。
- 這種智慧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最終的展現。十字架揭示了兩大現實：人類的罪惡（1-3 節）與上帝的恩典（5-6 節）。上帝並非透過全能的力量，而是透過基督的軟弱與受苦來拯救我們。
- 生活在「義人的族類」中，意味著即使身處充滿腐敗與暴力的現實世界，仍選擇信靠上帝的恩典是最終的現實，並以此盼望而活。